



名人传记丛书

翁美玲
之死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名人传记丛书

责任编辑：杨东军

陈杰

翁美玲之死

本社编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32开本7.75印张 153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500册

ISBN 7-5400-0125-9/1·115 定价2.66元

目 录

刘晓庆的痛苦与欢乐·····	余 之 (1)
梦幻与迷醉	
——斯琴高娃从艺散记 ·····	余 之 (31)
王馥荔的路·····	赖 祥 (63)
影坛奇葩	
——记影星龚雪 ·····	马晓洪 (79)
双奖影星王玉梅·····	吕 奇 (101)
燕子在飞翔	
——记青年影星陈燕华 ·····	徐德仁 (114)
吴海燕自述·····	吴海燕 (129)
影视歌剧四栖明星梁波罗·····	雪 鸿 (140)
遥遥西天路	
——记“美猴王”六小龄童 ·····	启 伟 (150)
“诸葛亮”出山	
——记著名演员李法曾 ·····	黄永涛 (165)
影星庞学勤之路·····	凌 明 (181)
一颗殒落的明星	
——记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 ·····	陈 宁 (192)
翁美玲之死·····	李青葆 (206)

刘晓庆的痛苦与欢乐

余 之

(一)

她是一颗明星。是在祖国经历了十年内乱的悲剧之后，在复苏的中国影坛上升起的。毫无疑问：她在中外的观众群中，已经拥有了一大批迷醉于她的银幕形象及生活道路的崇拜者。

她常常处于鲜花与荧光灯的包围之下，又常常收到影迷们雪花般的来信。

她是一位成功者。但是，她是一位充满着无限酸辛和痛苦的历程的成功者。

人们透过那五光十色的炫目的光环，不难发现：在她成功的光圈背后，是一大片阴影——嘲讽、污水、挫折，她甚至牺牲了爱情和青春。

杰利米·边沁的《道德与立法的原则》一书，曾用精辟的语言告诫我们：“大自然将人类置于痛苦与欢乐两大主人的管辖之下。”

刘晓庆的奋斗历程，是痛苦与欢乐相揉合的历程。三十三年时间，在一个人的生命，已经是不算短了。

当我们回过头去，重新看看一个明星的成长历程时，我们不禁为她的曲折多波而有所感触……

（二）

她的出生就是十分奇特的：她不是生在舒适、温暖的床上，而是生在妈妈的办公室里，命运注定了这个小生命的旅程要过动荡不安的生活。

在刘晓庆的眼里，生父是一个十分可恨的人。当她还在娘胎里的时候，生父就离开了她。这个应该尽到父亲责任的男子，却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……

母亲为抚养她吃尽了苦头。

幼年时候的刘晓庆就受到命运之神的摆弄，病魔险些夺去了她那幼小的生命。一岁，她得了肺结核。在解放初期的中国，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症——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不治之症，更何况是在四川涪陵那个偏远的乡村。乡邻们为小生命担忧、叹息，以为她将不久人世。

经济是十分拮据的。母亲的工资不高，还有年迈的外婆要赡养。生父没有给害病的小生命留下一分钱。当然，也没有一点关心和只言片语的问候。

母亲和外婆为小生命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奔走。一种治疗肺结核的“雷米封”药，在当时价格十分昂贵。母亲说：“不管吃多大的苦，也要把孩子救活”。

外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，不离开刘晓庆一步。天热，她煞费苦心地将扇子吊在她的头上，用绳子一下又一下

地拉着，使扇子不停地前后晃动……

由于母亲和外婆的精心护理，这个脆弱的小生命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。就像一棵顽强的无名草，穿过狭窄的石缝，终于蜿蜒着、伸展着，探出了脑袋。

小生命来到世界上，不到两年的光阴，就遇到了命运的两次挑战——这似乎预示着刘晓庆的人生旅程，也将充满着坎坷与不平。

（三）

刘晓庆对人从来没有夸耀过自己的美貌。也许，美貌——庸人们理解的那种粉团团圆脸，蛾眉、柳腰式的“美女”与她无缘。

是的，她不是一个美人。她的成功，多半不是靠她的脸相、外型。

她倒有的是一段“丑”的历史。这于她并不回避。

也许是幼小就缺乏营养的缘故，也许是由于那场可怕的病症。她小的时候，长得又黑又瘦，头发又黄又稀。长得黑瘦，并不那么可怕，“女大十八变”，黑瘦也是会变的。但是，一个女孩子没有一头乌黑的秀发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这不但令母亲着急，好心的邻舍大婶、小姑娘们也对她寄以无限的关切和同情。“还不给她剃头啊，将来长大了她会怪你们的！”

邻人们根据世传的长发诀窍：“越是理得精光，越会长发”，她们总是这样劝告她的母亲。而孩子是不懂这一“长发”之道的，每次给她剃光头，她总是又吵又

闹，简直闹得全家鸡犬不宁。

善于讲“黄毛女”故事的外婆，最有办法了。当别人在一边恫吓、威胁她就范的时候，外婆却使出了另一招“哄”：“剃了头好，剃了头才能当花木兰！你不是说要当花木兰吗？”

给好强的刘晓庆，开上一帖好强的药方，果然应验。只见她乖乖地坐上椅子，挺直脖子，任凭母亲的摆布。

于是，黄毛女便成了小秃子。

成了不男不女的小秃子，好胜心却更加强了。幼儿园里举办舞蹈会，每一个孩子的脸被涂成红一块、白一块。轮到小秃子化妆却使老师犯了愁：给小秃子涂什么颜色呢？男孩吗？她却是个女的；女孩吗？她却是个小秃子，干脆什么也不涂吧。

没有色彩的小秃子，跳起舞来却特别卖力，结果，喧宾夺主，小秃子却成了舞台的主宰。老师在一旁说，“还是小秃子跳得不赖！”

（四）

她从小就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。为此，母亲操尽了心。

继父——在她三岁的时候来到了她的家。继父和母亲一样，也是从事教育工作。是一个挺和善的慈祥人。在刘晓庆的心目中，他就是父亲，她只有这么一个真正爱她、疼她的父亲。

小时候的刘晓庆一个突出的性格：“倔”。

母亲对她说，好好地在床上玩，千万别把玩具丢在地上。母亲一转身，她噔一下将玩具全推到地上。

父亲对她说，屋后的蓖麻子不能吃。等父亲不在时，她偏跑到屋后摘了几颗往嘴里送。结果闹了一夜肚子。

外婆对她说，不要到菜园子里去玩。外婆走开了，她一弓身钻进了菜园，和别家的孩子一起，“偷”了好几个大萝卜吃，结果让别人连人带赃物一起送到父母亲跟前。

母亲疼她，打了她，她却不哭。

外婆来了，她一头扑在外婆的怀里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连哭带喊：“打倒妈妈！”

“倔”孩子，却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固然，这与父母亲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。特别是母亲，对于孩子的学习抓得很紧，对于当天没有完成的作业一定要完成才行。有一次，母亲要她背课文《灌木》，她怎么也背不下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她累得上眼皮瞌下眼皮。但母亲并不怜悯她，“逼”着她直到课文背下来为止，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。

由于父母亲对她的严格要求，少时的刘晓庆，功课在班级里是拔尖的，得“五分”是经常的事，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也拿到了好几张。

（五）

早读小学的时候，她就做过“演员梦”。掌声和鲜花，同样令她神往。

在一次作文《我的理想》里，她写道：“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，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，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。”

少女的美好的梦，老师并不欣赏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。相反，她的作文，作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表现，被老师批评了一通。她虽然心里极不痛快，但做演员的梦想一直留在她的心里，成了她今后生活的动力。

机遇终于来了。

她十一岁时，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在刘晓庆所在的小学招收学生。她被选中去报考了。

考场上，来自附中的“考官”们一崭齐地排列在台上，在刘晓庆的眼中，她们是那么的神圣；然而，在她的心目中，更神圣的却是由台上那些神圣的使者们所经营的那所艺术殿堂。

她虔诚地、无比认真地唱了两首歌，竟唱出了眼泪——她被录取了。主修扬琴。

如今，刘晓庆的一手好扬琴，就是十一、二岁那年打下的基础。

在四川音乐学院附中，刘晓庆除了主修扬琴外，舞蹈、唱歌，她也同样付诸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。艺术，就这样和这个幼时的“小秃子”攀上了亲缘。

（六）

这棵艺术的幼苗，并没有得到雨露和阳光的滋润，从而获得顺顺当当的成长。席卷祖国大地的疾风暴雨，

横扫着忠良，荡涤着无辜。一切香花和绿草，都被插上有毒的标志，被蹂躏，被摧残……

刘晓庆的父亲和舅舅是解放前中共川东地下党员，不知怎么一回事，两位为党的事业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士，一夜之间却成了“叛徒”。

刘晓庆也一夜之际成了“狗崽子”。

艺术的梦破灭了。

她不再去学校打扬琴了，她要去的的地方是“牛棚”，她要去给爸爸送饭。

爸爸是她的继父，在“造反派”眼里，她是可以被争取的，是“可以被改造的子女”，他们要她和她的继父划清界线。但她深信：父亲是一个好人，是她所见到过的人中最善良、最可敬爱的一位。她不相信爸爸是叛徒。不管是刮风下雨，她照常去给爸爸送饭。

在“黑帮”队伍中，爸爸被屈辱地挂着黑牌。

当着“造反派”的面，她偏偏隔着老远大喊“爸爸……”

女儿的“顽固”，带来了“造反派”的报复——家被抄了。连她的日记也被抄出。她不顾一切，和“造反派”大吵一场。可是，第二天，大字报栏上醒目的大字倒写着她爸爸的名字，其罪状则是指使“狗崽子”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。

当然，“造反派”并不到此为止，爸爸被他们毒打了，腿也被打断了。严刑拷打，不能丧失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意志，在皮肉遭受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候，他没有讲一句违背良心、党性的话，他没有诬陷过一个同志！

年幼的刘晓庆，感到爸爸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一个世上最好的人。从爸爸的受害中，她受到了教育，她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。

(七)

一棵正待茁壮成长的艺术幼苗，是多么需要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艺术熏陶呵。但是，历史往往会给人开玩笑。

神州动乱了。工宣队——动乱年代的权力象征，向他们“庄严”地宣布：凡学习音乐专业的一律下乡当农民。

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。在眼前已经展开的这条前途似锦的路，一下子消失了，变得漆黑一团，她犹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……

“我不下乡。我要留在成都。我要去报考文艺团体，我能考上。”她对母亲说。

母亲是虔诚的。在那个年代，“叛徒”之女、“狗崽子”能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，这已经是宽容的政策了，对于这样一个“最高指示”，女儿敢违抗那还了得？！

父母亲非常慎重地找她谈话，并对她说：“你是不下乡，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”

无奈，刘晓庆含泪离开成都，到了达县专区的宣汉县农场。

展现在她面前的是：连绵不断的山峦，荒漠无垠的土地。从天刚拂晓，到日薄西山，她的任务就是垦土，整天地挖，挖！这漫漫的荒凉山地，她要挖到哪一天才

能完啊！

过分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她那瘦弱的躯体是支撑不住的。有一天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她栽倒在地上……

艰苦的生活和令人难受的农活，使她产生了奇妙的幻想：“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，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，只要坚持八个月，我就一定嫁给他。”

可是，这样的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。

劳动虽然几乎占去了她的全部时间，但是，她的向往艺术的心，并没有冷却；相反，她攀登艺术殿堂的决心，像烈焰一样，越燃越旺。在音乐学院附中主修的扬琴，她并没有放弃，每天上午六点出工，她总是提前两个小时用来练琴。日落劳动归来，胳膊疼痛得抬不起来，她还要坚持练……

在那个“火红”的年代，刘晓庆和许多爱好文艺的女青年一样，参加了文艺小分队，宣传《公报》《最新指示》，跳“忠字舞”，还担任过宣传队的队长。

（八）

在刘晓庆的人生道路中，使她永远难忘的是她穿上军装的那一天。

机会也是十分偶然的。一天，在刘晓庆所在的宣传队，来了一名穿军装的人，使命是挑选部队宣传队员。红帽徽、红领章，这对她来说诱惑力太大了。她睡在床上左右思忖，思绪翻滚，她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无论如何要去参军。

刘晓庆被他们看中了，可是民兵团组织不肯放。她心急如焚。

有一天早晨，她趁队里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收拾好行李，搭上一辆货车，来到了军分区政治部。

理智被激情所淹没。当着军分区首长的面，她使出了全部歌舞弹奏的本领。这是一次特殊的考试：一颗向往艺术的年轻的心，在表演厅里搏动，她的脸色，由于洋溢、流淌着热情，而显得青春饱满，活力充沛；她的歌舞、弹唱的本领，把表演厅里的“考官”们震动了。

她意外地被录取了，从此成了解放军达县军分区文艺团体的光荣一员。

濒临熄灭的希望，又重新点燃起闪耀着奇异色彩的星光，她的心胸被幻想所充盈；她的追求被美妙的憧憬所笼罩。她似乎已经看到了艺术殿堂里神圣的灯火；听到了令人迷醉的乐声……

生活，就是这样一个多矛盾、多奇峰、多悲喜交集的混合体。她可以将人的意志、向往、追求，一下子推到竞争的峰巅，使人充满了神奇的改造的力量；一下子又可以把人引入失望、徬徨、消沉的浪谷，把所有的奢望、憧憬击得粉碎。

刘晓庆的欢乐与痛苦的追求，在她进入成都军区话剧团时，正是她的梦境变为现实的黄金时期，虽然，时常有令人焦虑不安的时辰，但前景展现在她面前的，却是平川行马，顺水飞舟一般的激动场景。

像三级跳远：宣传队、话剧团、电影厂，她一步高一步正在走向艺术的王宫……

（九）

有些日子，在人的一生中是永远也难以忘怀的。

1975年3月的一天，在刘晓庆的记忆中，是那么的神圣。以至在十年后回想起来，仍然是那样令人激动、亢奋，充满着侥幸感和幸福感。

那天，成都军区话剧团给四川壁山县的守军演出《杜鹃山》，大家正在做晚上演出的准备工作。刘晓庆刚洗完头，躺在床上看书。一切都是那么平常淡泊，日子像流水一样，平缓地流淌……

“刘晓庆，出来一下！”队长在外面喊她。她走出门外，看见有两个军人正静目注视着她。

这两位军人都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。一个叫张勇手，另一位叫徐潮。张勇手，常在银幕上露面，刘晓庆面熟。她握着他的手，感到一种新奇感：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银幕下面见到电影演员。

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张勇手问。

“二十三。”

“你有多高？”

“嗯——大概一米六四吧。”

“喜欢看电影吗？”

“喜欢，特别喜欢。”刘晓庆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似的，在喜欢后面加了“特别”两个字。

这一次短暂而意外的会见，竟像魔术一样改变了她一生的道路。这显得多么神奇而又那么不可思议。

她回忆道：“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。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并没有想到，就是他们，将使我的一生发生根本的变革。我在这个时候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念头：我这一辈子或许会和电影有什么瓜葛！”

预感，往往是现实的先兆。

经过一段令人焦虑的期待，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求她试镜头的电报终于来了。激动，兴奋，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。

随之而来的是怀疑和多虑：真的能上银幕吗？电影，是那么的，美，那么的神圣，而自己呢？却曾经是一个“小秃子”，万一试镜头不通过怎么办呢？她的心抽紧了，手，不停地在微微的颤抖着……

诱惑，银幕的诱惑！一个期待着艺术王子降临于她的少女，经不住这仿佛来自遥远的森林王国的幸福的诱惑。

她走向草坪，走向即将升空的银燕。

她的步子惴惴不安，一半踩在地上，一半踩在空幻中。

母亲的步子是沉重的，女儿远行，前程未卜，她突然有一种失落感。她说：“无论你将来会怎么样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的名字，如果你的生父来找你，不要见他。”

母亲的临别嘱咐，满蘸着人生的苦汁和回顾历史的凝重感。

女儿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(十)

初涉影坛的处境是尴尬和狼狈不堪的。刘晓庆，像一下子被人放置在巨大的聚光灯下，受到人们指手划脚的品评，她真是无地自容。当若干年过去之后，当她成长为一名影星之后，她回忆起当年的狼狈劲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耻辱感。

她第一次在银幕下见到了那么多的著名影星，她第一次在众多影星面前显露出怯生生的惶恐心理——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

最令人难受的是过试妆关。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被化妆师修来整去，脑袋像机械模具一样被搬来搬去。好不容易，等他们摆弄完了，于是，一大堆人——导演、摄影师、化妆师……相关的与不相关的，均一一围拢过来，毫无顾忌地谈论着她的那一张脸：嘴、鼻子、眼睛、下巴、额头……甚至连眉毛都注意到了。“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，仿佛在对一尊塑像进行挑剔的探讨。我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知道我脸上竟然有那样多的不足。我感到无地自容。我飞跑回招待所，蒙着被子哭了一场。”

后来，她回忆起这段日子时，这样坦率地写道。言语之中，不无带着一种“俱往矣”的自豪感与成功的得意。

试妆、试镜，都通过了。虽然，导演要求她表演的只是几分钟时间的短短的戏，但是，为了演好这几段

戏，她一个人关在宿舍里足足表演了八、九十遍！

刘晓庆，本来应该按照党和国家培养人材的途径，水到渠成、顺理成章地从音乐学院附中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（当然，不排斥淘汰的因素），可是，动乱的风暴却把这一切都打乱了。

对于艺术宫殿的向往，对于超乎于她本人承受力的山地劳动的厌倦，促使她“豁出去演”。在艺术的天堂与地狱的十字路口，这是令人心焦与不安的“一锤子买卖”啊！

（十一）

她成功了。她终于跨出了可喜的第一步。

她接触的第一部影片是《海鹰》。《海鹰》还没有拍完，却停拍了。摄制组通知她回成都。飞机票也给她送来了。

就在她即将登上去机场的汽车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峰回路转，又来了通知，要她去《南海长城》摄制组试镜头。

她演的是甜女，虽然这并不是影片中的主角，但对初上银幕的刘晓庆来说，总算完成了第一个银幕形象的塑造。过多的试妆、试镜、体验生活、撤换演员，使她在精神上被折腾得麻木不堪。

应该说，甜女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银幕形象。从表演的角度来说，舞台剧的大动作，以及“高、大、全”的英雄形象的表演模式，明显地存在于《南海长城》中。